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九

賦

北渚亭賦

晁補之

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  
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所謂東藩駐阜  
蓋北渚凌清河者也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道之後  
二十一年而祕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守之侯於  
補之太人行辱出其後訪其爲文故事塵有存者而  
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  
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則群峰屹然列於林上城

郭井間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因太息語客  
想見侯經始之意曠然可喜非特登東山小魯而已  
迺撤地南葦間壞亭徙而復之請記其事補之曰賦  
可也作北渚亭其詞曰

登爽丘之故墟兮睇岱宗之獨立根旁礪而維坤兮  
支扶踈而走隰踰琅邪與鉅野兮梁清濟而北出前  
澗漫而將屯兮後摧摧其相襲坏者扈者嶧者垣者  
礪者礪者障魯屏齊曰惟歷山或肺附之箕拱環連  
勢厓絕而脉泄兮萬源發於其間谷射沙出浸滂漑  
澗澗潏潏泌澎溟渤潏潏忽漢起而成川經營一國其

利汾滄防爲井沼壅爲碓磴得平而肆迺澆漾而澆  
沛經民間而貫府舍兮渚爲池之千畝惟守之居面  
巖背阻邈闔闔之遺址兮肇嘉名乎北渚悲經始之  
幾何兮牛羊牧而宇顛非境勝之爲難兮善擇勝之  
爲難嘗試觀夫其園千章之藜合抱之楊立而成阡  
躋歷下之岩巖望南山之孱顏脩榦大枝出欄造天  
藐碓岫之蔽虧乍髣髴其雲煙思僊人之樓居尚輕  
舉而高翻盍駕言其北游登斯渚而盤桓崗巒巒忽其  
翔舞菽楊眇以如箸撫千里於一眸收城郭乎環堵  
其下陂湖汗漫葭蘆無畔菱荷荇藻蘅荃杜蘆衆物

居之浩若煙海歲秋八月草木始衰乃命曾晷觀魚  
其睢鳴根四合方舟順涯鱠鯉窘乎深塘兮鴻鴈起  
於中泚復有桂舫蘭榼浮游其中榜歌流唱自西徂  
東纖餌投隈微鱗掛空客顧而嬉傾盃倒鍾明月出  
於缺嶺夕陽耿其微紅天耿耿而益高夜寥寥其方  
中駭河漢之衝波披海岱之冷風恐此樂之難留兮  
願乘槎乎星渚期韓終與偓佺兮采芝英乎瑤圃庶  
忘老而遺死兮路漫漫其修阻於是酒酣太息中座  
語客曰自昔太公奄有此丘是征五侯桓公用之攘  
狄尊周方其盛時山河十二號稱東秦臨菑邀樂中

具五民秋田青丘實囿海濱而薛又其小邑也區區  
之賦食三千人其疆孰與比哉觀華不注竭其孤嶽  
虎牙桀立芙蓉菌舊尚想三週追奔執鞬下車取飲  
僅以身免困責質於蕭同尚相私乎紀獻而齊自是  
亦不競矣夸奪勢窮雖疆安在事以日遷而山不改  
則物之可樂固不可得而留也認而有之來不可持  
所玩無固去何必悲此齊侯之所雪涕而晏子之所  
竊嘆也今我與客論古人則知迷屬有感而歔歛豈  
不重惑也哉仕如行賈孰非逆旅託生理於四方固  
朝秦而暮楚曾無必於一笑尚何知乎千古於是客

三  
輒然喜再拜舉觴而前曰凡主人言理實易求而我曠然已忘昔憂使客常滿使酒不空請壽主人如漢孔公主人亦輒然喜受飲反觴執客之手而言曰詩固有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云胡不樂再拜洗觴而酬客舍然大笑

黃樓賦

秦觀

太史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辭曰

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橫出兮干雲氣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腹而不御兮爰取法於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岡陵奮其攫拏兮谿谷効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雒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繫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岡出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誠之所貫兮譏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壓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得兮姑從容而浮遊儻登臨之信

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酒醪以爲壽兮旅殽核以爲  
儀儼雲霄以爲侍兮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  
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  
噫變故之相詭兮道傳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違遽兮  
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  
若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爲趨哲人之知其故兮  
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  
余觀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樓兮聊裴回  
以倘佯

送將歸賦

蔡確

昔人之言秋意也曰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此  
其平日游此子之所悲怨慕悽愴尚不能自支而况  
於予乎戀高堂之慈愛積三歲之違離余親屬子以  
侍我行且復命於庭闈其送子也乃在粵嶺之南溟  
海之西洗亭之側瀘水之濱出門躑躅以將別仰天  
涕泣之友願浮雲爲我變色行路爲我齊容而况於  
予乎予方省愆念咎藿食布衣髮如秋霜形如槁枝  
子見吾親勿以告之明明二聖仁如天也雷霆雨露  
固有明也孤臣放逐久當憐也晨夕定省歸可期也  
子告吾親其以斯也乎天下之險處乎人跡之稀觸

氛霧以采入仗忠信而不疑以余之故而兩走乎萬里嗟如子者其誰周楚之郊余親所棲瞻彼白雲予留子馳安得借翰於鴻鵠徑從子而奮飛也

天下爲一家賦

呂大鈞

古之所謂天下爲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所至以畫疆以八荒之際爲蕃衛以九州之限爲藩列國則群子之舍王畿則主人之堂凡民之賢愚未可遠者皆我之父兄保傳愚而不可棄者皆我之幼稚獲臧理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道分責之事

令萬甲千幼以奉承其紀綱資遷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不辨公私之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隣無寇賊可禦無閭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若功總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媿亦我族之醜一人失所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父教之義嘉善矜不能則母鞠之仁朝覲會同則幼者之定省承稟巡守聘問則長者之教督撫存嗚呼周德旣衰斯道斯屈析爲十二并爲六七勢不相統亂從而出忘祖考之訓則劫奪其屢盟之時輕骨肉之命則戰死於爭城之日曲防邊疆

以幸其災縱謀用間以乘其失乖睽有甚於闕墻鬪  
狠不離於同室迨至秦政以強自吞推所不愛以殘  
自昏斧斤親刃其九族塗炭自隳其一門興阡陌而  
廢井田則委貨財於盜賊之手置郡縣而罷封建則  
託婦子於羈旅之屯貧富不均幾臣僕其昆弟苟簡  
不省皆土苴其子孫自漢以來終亦不復能雖有王  
侯而不得輒預其政雖有守令而不得久安其祿譬之  
錦衣玉食縱無所用之子雕車良馬委不善御之僕  
門庭雖存亦何足以統制閨門無法則何緣而雍睦  
豪疆日橫而略無鞭朴之制單弱日困而不識強裸  
之鞠豈天理之固然寔人謀之不足嘗聞之治亂有  
數廢興有主昔既有離則今必有合彼既可廢則我  
亦可舉惟盛德之難偶故曠時而未覩豈有待於吾  
君將一還於治古

南征賦

邢居實

嗟予生之賤兮常坎壈而多憂汨東西與南北兮無  
畎畝以歸休皇六世之十祀兮竭來賓夫京師奉晨  
昏于庭闈兮忽十年其于茲哀衆人之夢夢兮乘巖  
危以射利鶩精神於末流兮固廉士之所恥慕前哲  
之高蹈兮臨川流而盥耳懼離群之孤陋兮將遠舉

而復已彼世論之糾纏兮謂白圭爲多疵何我公之  
潔清兮亦見尤於盛時皇命之不可淹兮方仲春而  
戒行惟甲子之良辰侍安輿而南征昔仲尼之去魯  
車遲遲以淹留此雖非吾之舊邦兮猶慘慘而懷憂  
賓朋肅駕而來餞兮班豆觴於水湄執余手以踟躕  
兮不覺涕下而霑衣輶軋軋而不能前兮馬蕭蕭而  
反顧念長路之超遠兮恐白日之云暮救僕夫使整  
駕兮遂奮袂而辭去將發軔而回首兮望國門之穹  
崇唯小人之眷戀兮情鬱結乎黍稷經土山之盤紆  
兮入空谷之鴻豁野曠蕩而無垠兮榛林蕭條而來  
風鹿呦呦以鳴群兮鳥嚶嚶而求友悵遑遑於中野  
兮徒悵悵其誰咎晨脂車於諸阡兮夕稅駕于尉氏  
登高丘以長嘯兮聲慷慨而凌厲想阮氏之風流兮  
停予車于山椒斯人不可得而見兮寄陳迹於蓬蒿  
時荏苒其不淹兮春草生兮青青群雉挾雌以高飛  
兮倉鷓得意而和鳴麥漸漸以被隴兮遵微行而徂  
征欲淹留以容與兮心搖搖而靡寧平原塊莽以阨  
靡兮迥極目乎百里獨煢煢以遠遊兮曾不得而少  
止歷釣臺之故丘兮涉潁水之溱溱望周襄之蕪城  
兮弔封人之圯墳魂飛揚而不反兮墓蕪穢而不治



曾不得其死所兮豈純孝之可恃蹇遭回於水濱兮  
日掩掩其黃昏問捷徑於野人兮釋予馬於汝墳中  
且展轉而不能寐兮起視夜之何其僕夫告予以肅  
裝兮指明星而遐馳群山巖嵬而造天兮踐羊氏之  
北境企予足以長望兮南路眇其方永經昆陽之遺  
墟兮聊裴回而逡巡高城曲拂而特起兮雉堞隱嶙  
而猶存狐貉穴處於其下兮鼙鼙吟嘯而成群蒿艾  
蒼蘼以相依兮枳棘鬱其榛榛悼漢氏之絕滅兮想  
世祖之中興方巨滑之滔天兮恣豺狼之噬吞肆橫  
行於天下兮驅虎豹以爲群校大義而奮討兮實南  
土之裔孫運攬槍而一掃兮忽電滅而無存彼百萬  
之貔貅兮曾一旅之莫亢信天道之輔順兮豈人謀  
之不臧迄於今幾千祀兮魂魄遊乎何鄉冀芳鬢其  
神靈兮步徙倚而彷徨過宛葉而弭節兮陟方城之  
峩峩歎羈旅之無友兮彈劔缺而浩歌覽陵阜之參  
差兮實鬻熊之舊疆不修德而恃險兮曾幾何而不  
亡宿上唐之候館兮聽晨鷄之悲鳴濯予纓于泌水  
兮瞻桐栢之欹欹飄風嫖怒以來東兮薄寒慘悽而  
中人雲漫漫以承空兮霰雪下而繽紛念往人之阻  
修兮嘆行役之多艱車陷淖而不進兮馬頓轡而盤

跼僕夫憔悴以懷歸兮悲章陵而南邁莫濁醪于漢  
祠兮顧白水之如帶真人一去而不返兮佳氣葱鬱  
而如在歷崎嶇之九邑兮涉川路之千里心澹澹而  
忘食兮筋骨疲乎鞭箠唯君子之無累兮雖九夷其  
可居矧神農之所宅兮土深厚而無虞誦孔氏之法  
言兮疾沒世而無名就寞寂以閑處兮非予心之所  
憑植木蘭以爲籬兮塗申椒以爲堂蕙披靡而盛茂  
兮衆香郁其芬芳優游偃息靜以索志兮又何必歸  
夫故鄉

宣防宮賦

劉 跋

余以事抵白馬客道漢瓠子事感其語故賦曰

元封天子旣乾封臨決河沉璧及馬慷慨悲歌河塞  
築宣防之宮燕其群臣乃稱曰隕林竹兮撻石菑宣  
防塞兮萬福來顧眄意得詔問東方大夫樂乎朔進  
而蹠曰君王佩乾符爰坤靈封岱岳禪云亭雷行焱  
馳一蹕四海力餘氣盈爰覽德水至於人靡遺智天  
不愛祉石城金墉屹立亭峙則又經廣輪度棟宇裴  
回領略心解目覩八隅九維千門萬戶沈巖神麗秦  
帝之府於是植翠華喧靈鼉觴川流浩長歌神哉沛  
君心和患去喜至無所後加可謂樂矣然臣觀之未

可謂無憂也天子愕眙不怡少焉顧曰亦有說乎朔  
再拜曰主臣蓋聞大川之源發乎崑崙之神墟出陽  
紆與陵門道積石而沉游包渾淪與俱遊羗疊疊其  
徂征千里一曲萬里一折盤礴瀆滉呼洽沕瀉蕩然  
長波激爲迅湍奔不知其幾何遂異派而同瀾已而  
略廣武循大伾麟沛轆洛積爲委輸漢沸出乎地上  
悅莫際其焉如粵若神禹繼道作德範圍天儀聯絡  
地脉䟽排炭漫鐫鑿容容平野其執人有安宅化鱗  
介爲冠冕蓋千有八百國臣曾問遺黎遵海隅繇  
平成之徒駭下東光之胡蘇淵然覆黼修若馬頰如  
鬲及盤以簡以潔太史分流參匯衆折然後安翔徐  
回脉脉並醜紆餘衍漾絲眇透遲虬潛蛟伏波不得  
興視榮光與氣休茂玉檢而金神煥乎三日而五色  
何必千歲而一清若夫群雄逐兮位隔并山川圍兮  
氣弗宣託洶湧以爲貨兮阻屢屨以自藩崇墉連崦  
蠹以相售兮巨浸澆滄汨乎宛延立遮害之亭謹白  
馬之津雉堞瞰其東區脫臨其西又東北留其行又  
西北繫其歸垂天之翼橫海之鱗虺隤膠葛曾不得  
搶榆枋而泛蹄泮芻芻勃鬱靡所容怒霆擊電掣糾  
已脫兔益以桃華之流駛乎竹箭之馭彌浦瀉洞千

里四顧乃始伐薪石程畚鍤汰鷄距之防橫鏃牙之  
木上下連環旁側伏闕竹落干縶夾搜而下岌乎喘  
牛蹶若踈馬糗糧齊山徒庸成林商羊鼓舞澤門謳  
唵析骸樵蘇慘於長平之禍累塊珠玉埒乎水衡之  
藏諒人謀之或違將度數之適逢今夫呼吸潮汐關  
竅丘源洲渾浮空漉沮旁穿井乍甘而撤舍麥未槁  
而培根何靈龜之下伏寓三峰乎層巔表泰紫之嶠  
嶢陋靈光之巋然長封爲扃土鍵石鑄守如峭函葉  
萬不拔然而燕雀賀而人吊枝葉茂而本發財乏力  
屈河且再塞君王方且駐屬車以流觀啓離宮而落  
戍却兩載之乘勞負薪之臣舉烽賦酒飛輪奉牲戢  
長慮於一笑起駕望而憑陵神閑意定澹然無營語  
未旣天子數顧尚席推几欲興臣朔遂巡却立不謝  
而退其後館陶之役竟如東方大夫言

三月初四日校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十

賦

南都賦

王仲粦

洛陽王仲粦侍親客于宋十有餘年矣宋南都也山川城邑人物風俗禽獸草木博觀而窮覽粗得其凡焉因藉華陽先生渙上公子為問答以賦詞曰

華陽先生與渙上公子步于西山之隈環于竹圃之

左水經曰睢水東南流歷于竹圃有竹數百頃有田十一里曰美哉邈乎土地之

沃人物之夥也公子喟然歎曰先生睹斯而已獨不

聞往者之事歟上自五帝中接三代下訖漢唐日擊

而可知指陳而可喻請為先生言之於顯樂國在唯  
之陽其地則宋其分則房夏豫周青秦碭漢梁帶以  
黍丘之野包以闕伯之疆盟豬出其右汲水更其芴  
渙穀濺雅溲涑逐黃

入水出宋城黃見左傳濺見北  
征記穀雅見水和志涑逐溲見

經從橫馳驚源分派張過乎隕石之壑徑乎龍丘之

岡行乎釣臺之渚出乎穀城之塘上接大河通于銀

潢下達渦泗滙于淮湘溯濬學潯森森洋洋灑灑灑

淑瀟瀟湯湯若乃歷華里經洧陵乘襄塢陟貫城傍

空桐而過沙隨階鴻口而升橫亭伊高辛之帝子主

大火而修祀鄙葛伯之仇餉猗湯征之攸始嘉微子

之啓封卒繼承於商氏訪桐盧之兩門孰世遠而難

紀企蒙城之故邑懷漆園之傲吏登北岡而遠瞰想

橋公之德懿銘三鼎與征鉞曾餘光之未墜仰子喬

之颺馭世獨尚其丘墳臨繪水而徙倚

唯渙二水謂  
之繪水見述

異誦相如之高文闕雙廟之靈宇欽張許之威神忠

義煥乎日月世彌久而逾新英風激於萬代如想見

乎其人觀山川人物之舊纔得其凡而略之僕固未

能詳也若宮室苑囿之盛池沼臺榭之廣侈靡誇前

光輝絕後惟梁孝王有足稱者僕願繼其說而先生

自覽其切焉漢有天下至文而昌九族敦序帝室以

光乃命子武俾侯于梁惟梁大國城四十餘北限泰山之險西界高陽之墟禦備東南則九州之輿區焉廣衍沃壤則天下之膏腴焉於是舍大梁之故土卜睢陽之新都俯溲城而連屬起道以縈紆外廣池洫內經郭郭陋九筵與百堵法上國之規模發小鼓以始倡下節杵而和之流樂府而度曲豈餘音之獨遺於是乃作曜華之宮儼阿房與林光鬱正殿之嵒藂巍然起乎中央散彤彩而浩沔復煒煒以煌煌驚虬龍於金楹乍矯首以騰驤軒鸞翥於飛甍欲乘風而下翔歷太階之寶砌駢璧瑛與玉璫光陸離而眩目足幾往而徜徉旁有曲室後連洞房叫窾窈窕仰不見陽列方疏而散騎玉女睨而悠颺又有宴開之館寔日忘憂文章灑博卓落瑰奇者萃乎其中貢以文鹿白鶴參以淶鄴細柳間以連璋沓璧綴以清管弱絲東苑望圃三百餘里駿驥鷦鷯山鵲野雉守狗戴勝鴈鴒翡翠聲音相聞翱翔往來萬端鱗碎不可勝記其木則檉松榿栴楸梧柘檀欏檀木欄栢欄豫章華楓翠槐古檜朱楊雲封霧鎖臨谷被岡其果則榲梨椈栗素柰朱櫻紫棗來禽吳橘楚橙其草則蕙若蘭茝蘼蕪蓀龍杜蘅荇蕒江薜芎藭庭蕉聳綠堦藥

翻紅糝以忘憂合歡之嘉植雜以避暑延壽之芳叢  
芬芬馥馥蒙蒙芄芄其竹則簣管鐘篴筳箛箛箛  
篁密篠布瓏夾池檀欒蒼葺婀娜陸離露滋雪映風  
靡雲披於是乎複道連綿亘數千步飛閣層樓動以  
百數一壘平臺與離宮矚眇忘其何所中有百靈煙  
嵐竒秀表以落猿之巖環以棲龍之岫旣盤紆以第  
鬱亦映帶其左右百尺之深潭瀨鳴玉之清溜升  
聖秦之峻嶺懷故關而回首維彼蠡臺在城之西勢  
千仞而崛起豈終日之可躋攀未半而神悸意欲下  
而復迷驚斗杓之頰逼頽霓鬣之下垂疑真仙之攸  
儼非人寰之所棲屹清冷之對峙復偃蹇以穹隆上  
憑范檻之崢嶸恍忽不知其幾重下瞰清淵之澄澈  
金碧倒影乎其中匆接鴈池綠爭漪漣秋浪漲雨春  
波拍天鶴洲背其後鳧渚面其前棹女謳而蕩槳漁  
人集而叩舷水禽則有鷓鴣鴉鴉鴉鴉鷺鷥鷓鷥鷓鷥  
子鵠侶鴻儔翱翔翻翻載沉載浮旣澹潯而隨波蹙  
蜚鳴而驚舟水草則有蘼葍蘋莞蒹葭蒲蔣白蘋綠  
荇芡實蓮房雨濯榦而增綠風披葦而吐芳王臨是  
園綽有餘閑思遊東苑縱獵乎其間於是乘雕王之  
輿馴寅虞之馬紛萬騎之徒驚千乘之駕服太阿之



雄劔靡彩虹之珠旂鳴和鑾以玲瓏翳羽蓋以葳蕤  
安國奉轡嚴忌附輿扈從橫出並山之隅左許少右  
專諸依岡爲置因川爲漁奮駭百獸電激雷驅搃雄  
螭楚豪豬轉犀犛麟麇麇游雋躡駟馳今不妄發  
應聲而殊鋌不虛擲洞胸穿髑山殫谷盡子然無餘  
於是梁王弭節而還容與委蛇徘徊往來其樂未衰  
相與賓客復遊於鴈鷺之池登龍檻飛鳳蓋釣錦鱗  
出文貝弋白鵬挂黃鶴鶴鴟下鷓鷄落薄暮日斜俛  
仰極樂獲獸之多弋禽之衆子虛之所遺西賓之所  
馳騁少怠明日乃晏于平臺召相如延鄒枚綺

靡列雕屏開膾猩脣炙豹胎酌金漿之酎觴縹玉之  
醕吹紫鳳之簫擊靈鼉之鼓聆遼溟之歌睇巴渝之  
舞又有邯鄲曼姬燕代麗女輕祛靚粧綽約媚嫵明  
眸微睨色授神予於是衆客皆醉頽然忘歸浩歌起  
舞獻壽考無疆之詩曰君王淵穆德日躋閒暇遊宴  
樂無涯願千秋兮萬歲常與日月爭光輝先生曰噫  
公子何謂茲邪若公子所謂重耳而輕目榮古而陋  
今膠以人物之陳迹炫以山川之舊經又烏覩大宋  
之盛乎夫大宋之開基也肇自商丘大啓土宇創洪  
圖而遣億代一帝統而超遂古萬國被德澤四裔暢

皇武西邊巴蜀東澹海濬北指幽薊南曜朱垠天乙  
 七十里而興王姬周三十世而卜宅曾何足云至于  
 祥符之際累盛而重熙增太山之高禪梁武之基神  
 祇安妥日星光輝寶符瑞應萃乎斯時於是巡方寓  
 幸毫社動天輅備法駕海夷獻珍黃雲覆野就見百  
 年存問鰥寡明壹法度赦宥天下當是時也翠華迴  
 馭龍旆載揚迺睠茲土如歸故鄉觀紫氣於芒山辨  
 白水於南陽灑翔鸞之神翰揆鴻藻之天章於是建  
 南京陪上國首諸夏作民極對列乎浚郊相輝乎洛  
 宅頌慶洞開歸德峻峙正殿曰歸德端門曰頌慶若閭闔之特闡

連駮娑與杓指偉宮室之光明仰觚稜之神麗儉不

至陋奢不逾侈勿立原廟三聖神禦奉安鴻慶宮宮官日事酌獻巋巋

穹崇殿實有三一祖二宗顯文謨而承武烈彌萬祀

而無窮觀其英豪之域冠蓋相望元勳雋老五姓寔

昌杜正獻趙康靖王文忠蔡敏蹈先生之學舍祥符中

肅張文定寓睢陽者凡五族溢誦聲以洋洋敬鄭公之

碩德仰文正之餘芳富鄭公范文正俯浪宕之舊渠

汴渠一迴伊洛之清流無寧中引洛水入于汲醜江吳之漕粟

浮寶鷁之千舟若乃昭仁崇禮迴鸞祥輝南都四連

闌帶闌列隧通畿萬商千賈鱗集羽歸星布織麗山

積瑰竒來不可抑往不可羈南獠蠻而東濊貊紛大  
 貝與明璣其軍旅則棘門細柳連總百管馭以驍將  
 厲以犀兵時以蒐獮之祭陣以魚麗之形坻一都之  
 衝會耀萬里之天聲其原野則田疇彌望不可計數  
 浸以曜漁之源被以沃壤之士舉趾卽雲荷鋤迺雨  
 芄芄離離禾麥稷黍其亭館內之則有流觸淶波檜  
 陰四合照碧妙峰武備道接外之則有朝雨暮雲暖  
 風殘月又有玉觸金縷光華委喜斯馬落帆芳草柳  
 枝之列自流觸至柳枝十二亭各聯觀光與望雲觀光望雲二亭各指中  
 天之巍闕其池沼則東西二湖瀟瀟迢迢水澄似鏡

波泛如潮窺馴鷺於別渚

晏元獻放馴鷺於南湖作賦以紀

識海鴈

於舊橋

夏文葉自青杜携二鴈置湖中各其橋曰海鴈

爾乃金魚分籥玉麟

剖符夫輔弼耆德侍從鴻儒鎮撫東土保釐此都視  
 先王之遺民愛風俗之安舒乘剽繁之多裕覺坐嘯  
 而有餘陟高臺而環望悟神意之自如臨綠水而暫  
 止疑放曠於江湖若予之所舉僅知其髣髴十分未  
 得其一隅吾子徒聞孝王之遺風舊迹不睹大宋之  
 豐功偉烈也徒詫梁國故墟之名不知藝祖興王之  
 實也徒誇兎園之大鴈沼之廣不識原廟之尊帝宮  
 之美也曜華故基鞠爲茂草孰若都城佳氣鬱與雲

翔諸侯僭上游晏無度孰若天子巡守動靜有常珍  
怪之翫竒木異卉孰若農夫之慶黍稷稻粱先生之  
言未終公子矍然若驚惘然若醒茫然若有所失者  
旣而幡然改曰鄙哉予乎嗟予舍近而取遠習迷而  
遂非其亦久矣先生博我以皇道宏我以王圻使數  
十年所眩耀釋焉無疑僕雖不敏請終身而誦之先  
生於是作歌以遺焉其辭曰翼翼神都皇祖起焉煌  
煌魏闕真人巡焉有睟其容三殿位焉於萬斯年天  
子明焉

颶風賦

蘇過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子曰海氣甚惡非  
稜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  
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  
呼怖獸碎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  
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歛衽變色客  
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殞瓦擗屋礮  
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激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  
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吞  
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會千車  
而爭逐虎豹讙駭鯨鯢犇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

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信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茨之罅漏塞墻垣之頽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悞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若爲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噓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不足以振物而施之二虫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糴眩求髣髴於過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思子臺賦

蘇過

余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竒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學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弟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遂亡之予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

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髣髴也

客有自蜀遊梁僚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巋然之頽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大臺之讒頰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間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徃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昆虫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在傳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克土曾不鑒予之無聊兮實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追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邁大患於蒼猝兮懷孤憤於永已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洗沉寃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己矣之不諫魂煢煢兮其歸來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猶乳虎曾續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雉彊王定制惟愍懷

之遭離兮實追二於漢戾顧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  
於旣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  
聖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兮  
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  
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  
幾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  
不知其泉咫尺而不通兮與武乾其何異一旣上配  
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同  
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孰愚皆知指笑  
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  
騶山之朽骨而况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  
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暱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  
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爲明  
主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  
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  
哀於旣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躡  
躑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乎天道好還以德惟符惟孟德之驚忍兮  
以嗜殺以爲娛彼楊公之愛脩兮豈減吾之蒼舒恨  
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

歲兮又何怨於老臞吾將以嗜殺爲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參賦

米 黻

武帝旣祠太一受釐頒胙意得氣泰神怡志豫閱符合瑞至于嚮暮於是升通天之臺攬沈寥之路覩二星聯影睭然當戶顧侍臣曰是何星也侍臣枚臯進曰參星也帝曰是何主對曰是主民帝曰可聞其晻歟臯曰臣之淺學俳儕優隊捷語翩言奉歡承話稱道盛德受况甚大此大對也臣不敢帝曰先生無辭臯乃跪而進曰自周衰道喪百里一王嗜欲加僭民財用傷貪如碩鼠墮號鷓梁匪鳶匪鮪或潛或翔至于暴秦襲冕而狼趙郊坑肉魏野封瘡粵嶺山斷遼海城長驪丘虛地阿房繡墻則是星也晻晻而無光帝曰亦嘗有明乎曰有古有治君曰堯與禹敬時命官以民爲主民之樂生鼓腹歌舞少遠成湯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如已納隍周之文武汔于成康道德化洽禮義興行刑措不用至于百齡則是星也亦常燁燁而晶熒帝曰宜乎自此不復有光矣曰有昔秦錄不究上天悔亡乃命高祖匹夫奮張一洗世亂惠綏四方化其姦宄約以三章及我文景恭儉惇朴隱恤



賑周德澤甚渥太倉積紅腐之粟司農朽不校之索  
則是星亦嘗燁燁而灼灼今陛下承累聖之休光翕  
五福於仰戴坐明堂神明之會據建章珍陸之海臣  
萬國朝四裔名王系於祈連死馬來於天外致赤鷹  
駁庶之異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惟名在百王之上游  
德並五帝之左界而乃晻晻而無光臣臯所以堙鬱  
而未快遠巡而不對也古訓有言曰民猶水也可以  
載舟可以覆舟言未及休命蓋陳鈞寢不得寐三起  
問籌翌旦坐明光殿封富民侯

宋朝文鑑十卷

終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十一

律賦

有物混成賦

虛象生在天地之始

王 曾

妙物難模先天有諸著自無名之始生乎立極之初  
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雕匪斲流形罔滯於  
盈虛原夫未辨兩儀中含四象雖欲兆於形質曾莫  
知夫影響問洪纖而莫得自契胚渾考上下以都忘  
孰分天壤及夫大樸將散三光欲萌清濁待茲而一  
判昏明由是以相生然後品彙咸觀用作有形之始  
淳和外發或知至道之精是何小不隱於纖介大不

克於寰海配一氣以冥運亘終古而斯在縱陰陽之  
推盪我質難移任變化之紛紜斯形不改豈不以有  
者真有之基物者生物之先冥搜而兆朕斯顯寂聽  
而音容莫傳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  
聚而爲山川視焉且無訝深蟠於厚地搏之不得疑  
上極於高天本自彊名誠難取類其始也旣出無而  
入有其終也亦規天而矩地旣不可指掌而窺又不  
可困人而致明君體之而成化則所謂無爲而爲君  
子執之而立身亦固乎不器之器無反無側神之聽  
諒潛形於恍惚實委化於希夷傾毀何由固秉持  
之在我剛柔有體將用捨以隨時今我后掌握道樞  
恢張天紀將窮理以盡性思反古而復始巍巍乎執  
大象而撫域中達妙有之深旨

金在鎔賦

金在良冶  
求鑄成器

范仲淹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覩從革之用將臨  
熠耀騰精乍躍洪鑪之內縱橫成器當隨哲匠之心  
觀其大冶旣陳滿籛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擘擘而  
揚彩英華旣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百鍊之功  
可待况六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貢我稱其良因  
烈火而變化逐懿範而圓方如令區別妍媸願爲軒

鑑儻使削平禍亂請就于將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  
致用於君子故假手於良冶時將禁害夏王之鬲可  
成君或好賢越相之容必寫是知金非工而弗用工  
非金而易求觀此鎔金之義得乎爲政之謀君諭冶  
焉自得化人之旨民爲金也克明從上之由彼以披  
沙見尋藏山是務一則求之而未顯一則棄之而弗  
顧曷若動而愈出旣踴躍以求伸用之則行必周流  
而可鑄美夫五行之粹三品之英昔麗水而隱晦令  
躍冶而光亨流形而不縮不盈出乎其類尚象而無  
小無大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圍仁義俟明君  
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鑪亦庶幾於  
國器

德車結旌賦

車結旌者  
昭德之美

宋庠

君有至德時乘大車當偃革以無外乃結旌而有初  
奉駕陳儀采物雖資於備設鳴鸞示禮旂旒匪俟於  
垂舒順考前經鋪聞往說謂戎事以旣息貴君車之  
有結雍容撫軾蓋藏飾以尚純肅穆展鈴詎垂旒而  
就列蓋由抑乃盛飾昭夫令名雖冠品於輿服蔑揚  
威於旆旌肅軫無譁方斂藏於旂厲馳輪有度靡赫  
奕於綏纓且夫禮有質文器隨用捨車號乎德則崇

化於邦本旌結其表則示人於天下意自象見名非人假君軒弭節孰訝乎卷而懷之國乘制容益顯乎素爲貴者是知車之用兮克德以成大旌之飾兮輔威而孔昭旣武怒之不作信軍容而外銷組轡啓行陋邦旄之子子錯衡遵路殊風旆之搖搖若然則動有彛儀文無異色雖嚴駕以備物終去華而表德故使禮典攸重民瞻不忒皇皇整御始中括於采章輜輶肅容豈外揚於藻飾用能上載明德旁昭縟儀自駕言而戾止殊幅裂以藏之升降惟寅僅比非心之屋章明盡屏寧同止獵之綏大矣哉邦禮是崇帝儀資始實務德以垂教必收旌而昭理宜乎國容備而兵器銷率由茲而盡矣

應天以實不以文賦

天應誠德豈尙文爲

歐陽脩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謫見以時而下告吾其修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兮惟善則降祥德苟至今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臣請述當今之所爲引近事而爲證至如陽能和陰

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陰不侵

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地頻動

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

白晝晦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三日食正旦雨水木

枝今春如此之類皆陰之為蓋陰為小人與婦女又

為大兵與蠻夷若四方之為患則群陰之失宜故天

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

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若夫慎擇左右而

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減冗列則恭儉

而成式况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

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

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

而不忒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方今民疲賦

歛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貲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

田劫掠居人盜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

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

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

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宜天至高遠也惟可動

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

則休符之並貺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

之出兮誰敢不從百事責實兮自然無曠發號施令  
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爲祥則太平之可望今漢史有  
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說許陳  
古事於聽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  
應亦自於明君故禾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于  
鼎成商帝之功勲蓋恐懼修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  
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聞  
直言之狂斐惟冀愚忠之可採苟避誅夷而則豈蓋  
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于於旒辰

王畿千里賦

畿制千里  
尊大王国

宋 祁

王有一統人無異歸中四方而正位畫十里以爲畿  
總大衆之奠居式昭良極據方來而處要巨重皇威  
二代而還維周有制擘庶績以圖大廓多方而爲衛  
作我上國垂諸永世以謂地非中夏無以示天子之  
常尊土不一圻無以待諸侯之入計爾乃測圭於地  
考極于天風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焉郊野錯而  
回合鄉遂亘而蟬聯溝封斯萬疆場且千差籍九畿  
定夫家於都鄙出車萬乘括賦入於原田是謂辨方  
天非斯侈廓焉天府之國巍乎王者之里爵祿命賜  
之供億朝覲會同之底止不偏陋以取侮不夸矜而

役美侔江海之重潤乃據上游法日月之徑圍用張天紀且其蠻夷回內玉帛駿奔內則百官承式外則四國于蕃化之遠者禮益廣歸之衆者務愈繁必在制廣輪於有截示極摯於群元倍十子男大有由而御小任包甸稍卑不得以侔尊亦由天之高燾物而無外地之厚廣生而咸賴使高而可度則寥廓何仰厚而易知則沉潛有害是用控天下以威又極宸居而稱大詩美四方之是則理乃同歸史稱後世之無加事誠胥會美夫周原膺膺禹畫芒芒或處瘠爲教或建瓴是防然皆按成事於神甸跡前謀於令王所以漢相論都首識金城之廣召公相宅前知墨食之祥洪惟我朝奄有方國託宏基於天地且長藩於道德所以申畫邦畿是用守之無極

長嘯却胡騎賦

清肅聞外胡騎潛去

范鎮

制動者以靜善勝者不爭伊劉氏之長嘯却胡人之亂兵初歷歷以傳聞合圍風靡遂稍稍而引退一境塵清當其分晉室之憂勤守并門之衝要邊寇衆至虜戰數挑勝不可以近決敵不可以前料凌雲拔幟誰爲趙璧之謀訴月登樓獨引蘇門之嘯出自予口期於衆聞徵角更變宮商互分儼神意以不動服戎

心而若醺終夜長吟故異鷄鳴之客遠人咸聽遂收  
烏合之群是知安可破危利能圖害攻而至吾不爲  
之戚服而去吾不爲之秦亦猶雅歌之樂坐鎮軍中  
不假射聲之威橫行塞外豈不以嘯本予發抑揚而  
自娛騎雖爾衆顧視而如無旣傾聽以知漢乃散逃  
而入胡若楚軍夜遁之時聞歌於四面殊漢將道窮  
之日捩臂而一呼宜夫深謀者爲衆歸尚力者必自  
置此以安而得儁彼以彊而失利因惟口之出好去  
滿目之異類遂使本朝雙闕時有內面之人廣莫一  
隅不逢南牧之騎大哉人籟斯發邊兵遂潛蓋得先  
聲之術曾無贖武之嫌談笑而却秦軍理宜共底偃  
息而藩魏室功亦難兼是何據一郡之尊憑百姓之  
助勢至小也以德而大嘯甚微也因誠以著使被髮  
之醜類咸審音而遠去夫如是則有天下之君曷爲  
西北之慮

首善自京師賦

崇勸而學  
爲天下始

王安石

王化下究人文內崇緊京師首善之教自太學親民  
之功闡承師論道之基先絲轂下廣成俗化民之誼  
甫暨寰中古之聖人君有天下治遠於近制衆以寡  
不用文何以修飾政教非設校何以崇明儒雅廼建



左學率先諸夏在郊立制繫一人之本焉養士興仁形四方之風也本仁祖義取材歛賢講制量于中土鬯聲明於普天始于邦家用廣師儒之衆行乎鄉黨斯爲庠序之先是何拳拳諸生疊疊先覺所傳者道德仁義所隸者詩書禮樂以言乎功則萬世用又以言乎化則八紘匪邈其流及於三代率以明倫此理達於諸侯誰其廢學故曰校官者庶俗之原本京邑者群方之表儀養原於上則庶俗流被設表於內則群方景隨惟時於變繫上之爲三王四代惟其師使人知化兆姓黎民輯於下自我興基向若俗敗隄防朝隳統紀教化之宮裏落禮義之官廢馳鄉風者無以勸於善隸業者不能官其始則撫封之主毀鄉校者有之承學之民在城闕者多矣必也啓胃子之祕宇據神邦之奧區憲先王而講道風下國以恢儒邑翼翼以宅中契商人之詠士彬彬而蒙化參漢室之謨噫孝武逸王也而有興置之謀公孫具臣也而有將明之論矧睿明之主紹起俊乂之僚並建宜乎隆儒館以視方來使元元之敦勸

曆者天地之大紀賦

聖人以通天地之數

蘇頌

昔聖王建官司地因象知天推曆用明於大紀考星

咸自於初躔合三體以爲元成書最密舉二篇之定策備數無愆古有善談載於前志因太初創曆之首述往聖知時之義莫不究極象數精窮天地有時以記夫啓閉有日以紀乎分至躔離弦朜也於此而爲正晦朔昏明也於此而攸示下可辨乎斗建上靡差於辰次惟君審璣衡之運所以緒正於元功使民知寒暑之來然後順修於時利况夫曆爲一歲之本紀明太極之基推精禋之至妙豈深思之與知必也迎辰以策定畧于儀帝舜則義和而分命顓頊則重黎而是司皆所以準厥二氣乘於四時聖有作也人皆度之制自清臺得舉正履端之要職由太史盡觀文察理之宜若乃辰集于房月窮于紀孟陬旣協於月建攝提亦隨乎杓指國將班正朔以爲令王乃觀情性而順理章部元之書兮著於彼子丑寅之正兮見於此可以察發歛於未然定舒慘之所以推而生律子陽午陰而互分治以明時春作秋成而是擬且夫天之運也日與星而代逢地之道也柔以剛而莫窮非乃聖無以探其贖非立法無以舉其中我乃錯綜氣候稽參變通起建星而運筭故積歲以成功考連珠合璧之辰得名尤邃應大呂黃鍾之統立道斯同

用能鈞校舊儀審觀新度成敗因之而遂紀氣節於  
焉而可步于以極陰陽之大端于以備六五之中數  
亦何異魯經比事舉二中以歲成義易窮神合五位  
而象布後王以是知曆象不可不審經紀不可不循  
或立元而謹其始或節事而授於民馮相則致乎日  
月保章則志夫星辰以定五十五數以通三百六旬  
所謂見道而知治何患以天而占人彼爲刻漏以考  
中星但紀曉昏之度處璇璣而觀大運蓋明氣候之  
因猶未若測運動於二儀齊往來於七政建乃星紀  
先夫箕命吾皇所以監古曆之尤疏頒新書而考正  
天人之際因以明焉乃知天作者謂聖

圓丘象天賦

圓丘就陽  
上憲天體

鄭 獬

禮大必簡丘圓自然蓋推尊於上帝遂擬象於高天  
必在國南蟠宏基之高厚用符陽體取大運之周旋  
王者揆禮之文爲民之唱修明大禘導迎景旣有祭  
焉格神于下有祀焉享帝于上謂丘也其形特異我  
所以貴其自成蓋天也其體亦圓我所以法之相尚  
爾乃旋仲冬之序迎至日之長掃以除地升而詔王  
是必肇靈壤以高峙模圓清而上當擇吉土之成基  
乃定其位倣高穹之大體以就乎陽由是懽然神意

交穆然天貺授徧群靈以從之祀嚴太祖以爲之侑  
煥爾盛容配乎大就成非人力聳寶勢以下蟠仰合  
乾儀環太虛而高覆然則禮有物也其制可象天無  
形也其端可求故我相法於厚地取類於重丘崇崇  
其高隱若積土之固浩浩其大渾如洪覆之周是故  
有藁秸以籍誠有陶匏以薦禮大裘焉以彰其質蒼  
璧焉以象其體固異周朝授政築層級之三成漢祀  
命郊兆重階之八陛是則事至神者物無以稱其德  
接至高者丘所以表其虔與地居上如天轉圓對方  
澤之成形乃殊其象規大儀之冥運自貴其全聖人  
所以明禮大原建邦茂憲兆其成迹符於至健夫然  
因天事天得先良之至論

濁醪有妙理賦

神聖功用  
無捷於酒

蘇軾

酒勿嫌濁人嘗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凝神  
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  
伊人之生以酒爲命常因旣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  
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  
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  
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  
春風凝宿雲之解駁漏朝日之暎紅初體粟之失去

旋眼花之掃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自老  
不頌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  
無礙了了常之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  
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  
夜光之璧不可以舖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燠我  
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  
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  
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開州閭五斗解醒不問妻  
妾結褵庭中觀廷尉之度量脫滕殿上夸謫仙之敏  
捷陽醉邊地常陋王式之福鳴歌仰天每譏楊惲之  
狹我欲眠而君且云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  
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  
之於濁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  
濟而射木人又何狷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踈  
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  
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  
醪然後舉窪樽而屬予口

三階平則風雨時賦

泰階既平  
風雨時若

孔文仲

圓極之運太階以平表聖神之德盛致風雨之時行  
位正六符炳光芒於常次氣流四序普散潤於群生

大儀之遠兮其體高明列宿之繁兮其文交錯君道  
修於下則瑞爲之證人事失於此則變從而作偉一  
德之溫恭感三階之炳爍騰精于上燭太微紫微之  
居垂象於人應時雨時風之若燁燁華藻蒼蒼昊穹  
常輝乎太一之座密次乎文昌之宮則必天地協應  
陰陽大同沐之以膏雨撓之以祥風上燦高躔旣色  
齊而光大俯呈休驗俾根著之滋豐靈臺齊琴知精  
稜之祥太史占天兮測宿離之會上焉兩兩之悉正  
下焉元元之永賴盛澤鼓舞洪恩霽霽觀文察變仰  
魁斗之均明薄山流淵蘇物倩而交泰豈不以天至  
邈也其監無私星至遠也其應不欺惟上階之成象  
合元后之題期或當乎卿大夫之列或主乎士庶人  
之卑率皆騰耀而有爛守常而莫移致此協氣播于  
大時薰兮解愠之美沛若如膏之滋順軌而居展開  
德宣符之效以節而至無鳴條破塊之爲斯蓋位焉  
不易其尊卑行焉不差其經緯使清微之令均被乎  
率上脉沐之澤昭蘇乎品彙化養無外涵濡周旣相  
比而列連炳煥於七星仰觀其符知協調於六氣誠  
由至仁之化也四表光被太平之治也兆民允懷藹  
休功於萬宇兆祥應於三階載於傳則微淒苦之戾

出於記則無彘暴之乖驗斗覆而歲穰求端則正占  
畢明而夷貢取類其皆班固志之也曉然示人方朔  
陳之也勤於致主修皇德以上動煥台光而可觀符  
作肅作聖之事鮮極備極無之苦又何必饗帝于郊  
始能節乎風雨

四海以職來祭賦

天下之職能助王祭

孔武仲

上聖孝至諸侯職揚當一人之奉祭罄四海以來王  
肅爾駿奔各述修方之舊翼如顯相用嚴肆祀之常  
夫惟承祖宗積累之休處廉陛崇高之勢尊其親也  
既重假廟大其禮也又當配帝化首正宁教流當世  
本至誠之恭愛可以感人極四海之欣歡入而助祭  
時也六服而內五侯至前同姓異姓今各奉玉帛大  
賓大客兮迭承豆籩並來享以悅懌咸侍祠而吉蠲  
造此闕庭鎗入鸞於外屏盛其饌貢洽百禮於中天  
擇於大射則賓自得賢誓以常刑則臣無廢職辨其  
吉禮之掌同厥驩心之得儼若將事欣然獻力分行  
遍見居多振鷺之容承命勤修皆有和羹之德誠以  
報本反始者神聖之美教尊祖嚴父者朝家之上儀  
在盛王之顯若格緜宇以承之故爾各備上服並承  
約軹所以周廟陳常美群公之肅肅湯孫致饗詠列

辭之祁祁衆莫衆於侯方尊孰尊於君者大邦小國  
今至自畿外美味和氣兮實於堂下共承上化參德  
遜於前書各盡臣恭協裸將於大雅夫盡九州之力  
致五福之膺殊免爵於西漢異責茅於邵陵以極精  
裡之意用全孝饗之能薦牡惟時推至誠而茂對執  
膳有序贊大事以靈承噫德教所加惠心益著外易  
俗於蠻貊下感心於黎庶矧乎茅土分寵親賢同慮  
幸丁萃享之時孰不驩虞而來助

舜琴歌南風賦

帝舜作琴以歌南風

舒 亶

帝意雖遠琴音可通欲發揚於孝道遂歌詠於南風  
寓意五絃寫生成之至德託言萬物荷長養之元功  
粵其耕稼陶漁至爲君聰明睿積諸已日深致孝  
之念躬盡事親之理以謂鞠養之德欲言之不足生  
育之愛欲報之何以緣情指物孰形孝子之思流詠  
在琴且載南風之旨時其比屋熙又巖廊靚深包我  
萬慮寫于一琴協天地以同趣按絲桐而播音作以  
叙情適在無爲之日薰兮入奏永言至孝之心蓋曰  
風之於物也有化養之恩覃親之於已也有劬勞之  
德博眷物理之明甚假琴聲而遠託一彈而歡意  
寫再鼓而群心咸若按絃而奏聲參韶樂之淳寓象



而言義並凱風之作議夫琴求以意而不求乎形器  
帝樂在孝而升樂於絃歌感民之義豈並於北里思  
親之志固深於蓼莪藏韻於心非止解一時之愠寄  
聲於政又將陶萬國之和自是正音暢而化洽幽遐  
協氣流而時消滯憑閨門聽之則翕爾和順朝廷聞  
之則歡然感厲風被乃俗功歸于帝又得夔工之奏  
同樂於民不煩鄒律之吹阜財於世茲蓋淵默玩意  
優游而南歌孝風之遠暨託琴理以中含惜乎道與  
世汨樂非德參操變而亡徒起後人之嘆音調而理  
空聞前史之談夫豈知音者導樂理之淳淳達孝思  
之進進內將報德之罔極外以格民之大順然則歌  
琴之意至矣哉莫如虞舜

公生明賦

公不偏黨  
明則生矣

許安世

事欲無蔽心宜盡公既守正以宅志遂生明而在躬  
祛一意之黨偏不私乎物照百爲之情僞罔汨於中  
若夫外交事變之繁中固心誠之守以謂虛已鑒物  
則枉直昭晰挾情適事則是非紛糾欲庶理之皆辨  
捨至公而則不中立不倚始持正於群倫旁燭無疆  
遂致明於萬有無陂無側不阿不偏非妄惡也惡其  
衆之所棄非作好也好其衆之所賢蓋依違牽制者

固已去矣則明白洞達者乃其自然百志惟寧居絕  
傾邪之漸五綦不亂遂觀昭曠之先蓋夫智因窒而  
後昏性以私而有黨愛憎既絕則真偽必審取捨既  
平則善惡不爽抱純正以中執涵機靈而內養所以  
主心善治湯無蔽塞之憂直道欽承文有照臨之廣  
豈不以湛靜者人之性偏闇者性之情知靜爲本故  
虛之則定知闇爲害故去之則明正厥心官始閑邪  
而制物發爲智燭終迪哲以通誠大抵處有累之地  
者莫不徇私對無窮之變者鮮能不感凡適理以非  
眩由秉心之自克得不保守天質蹈行聖則周而不  
比無一曲之蔽情靜之徐清有三知之入德因知心  
乃物之鑒公爲職之衡係吝既屏純明自生以之察  
已則事至不感推而成務則物來敢名是故君子養  
源于以致忠邪之判大人正已豈徒無譖訴之行嗟  
夫有爲者易失其本心無憚者或迷於至理故佞文  
黨與以醜正恭顯庸回而嫉士智尙昧於自保識敢  
期於遠視惟夫以公正爲心明則生矣

智若禹之行水賦

明智之大  
如禹行水

孔平仲

古有大智中潛至明何行水以爲喻蓋存心之自誠  
淵然翔物之謀敏而外發沛若決川之勢順以東傾

夫惟靈萬類而生毓五常之粹不滯於物其端曰智然順其故則不致於交譎悖其本則浸成於大僞居惟適正委美質之自然舉若下鴻措安流於無事審利圖害籌安計危蘊千慮以無感包萬殊而不遺每優游而處此不汨亂以行之內畜清明陶天真而去詐遠佞䟽鑿適地勢以流卑湛然恬養於中廓然識周於外不滌源而滌性之垢不治水而治情之害較迹無間成功亦大可通塞壅順意表以彌綸如決懷襄貫地中而滂沛大抵多計者流於機巧好辨者溺於空虛其弊明甚惟人戒歟故我抱靈鑒以無隱導沉幾而自如心常惡其鑿也勢若排而注諸舜以是而察邇言聰明並決堯因之而急先務障蔽皆除夫運至計以利仁紹徽謀於平土德一也何獨議乎智人一也何獨尊乎禹蓋智之於物今必順適其理而禹之於水今亦䟽導其苦苟能此道宜効臯陶之謨一失其原或謂白圭之念後世蘇張之辯勝莊老之道鳴其耀才者或籠愚而不正其矯枉者又絕聖以無營皆與性以相戾譬濬川而逆行亦猶戕抑以爲之捲並非其實握苗而助之長反害其生噫喻玉營者楚有屈平侔著龜者秦聞樓里或以易變而貽誚

或以不知而爲恥皆莫若順其性以行焉所謂智者  
樂水

周以宗強賦

周以同姓  
疆固王室

沈初

古之建國制莫如周盛宗室而作庇強王室以承休  
治尚以文重恩親於同姓世緜其祚大形勢於諸侯  
自昔后稷開基公劉經始盛德物被豐功世美文武  
大其業成康繼其軌奚永永以能然蓋親親而得以  
任先宗子協圖夾輔之勲本固王家益植太平之趾  
天亦中奠侯封外崇大邦小邦今我所錫壤伯父叔  
父兮汝其懋功鞏國勢於寢盛粹民風於大同膺木  
德以當天王圖以永法轄星而建屏邦本其隆有袞  
服以華其躬有金路以優其命寶玉分賜脈膳均慶  
所以等異諸凡先庶姓史稱乃德盛陳過曆之期  
詩大其功茂著維城之詠豈無異姓與之翊昌豈無  
列辟與之贊襄推本而治尚親則強故蒼籙之興起  
始諸姬而阜康忠厚一時重本枝而相輔儀刑百世  
壯基緒於重光至如魯衛之所分邢茅之所附衆列  
邦壤一寧國祚巋然盤石之安屹然寶鼎之措無煩  
兵革坐收禦侮之功不假山河自得爲藩之固譬夫  
本之殖枝茂者幹必大水之委源深者流必長繫爾

列辟輔予一王秦室寢微蓋削五侯之壤漢邦未善  
徒恢七國之疆盛哉本本之扶持承承之操術國五  
十兮比如犬牙之制年七百兮縣如瓜瓞之實方今  
宗也盛而國也強跨基圖於周室

佚道使民賦

民得終佚  
勞固無怨

林希

古者善政陶乎庶民上安行於佚道下無憚於勞身  
教思有原得樂趨於農役人知足養胥仰戴於君仁  
始也井天下之田比民居之域乃闢疆里乃營稼穡  
寒則思爲之衣饑則願爲之食法旣歸厚利茲各得  
蓋上執其道務優佚以便民衆樂其生率歡娛而竭

力春使之作熙然悅從冬使之息慶其有終趨時也  
如鳥獸之至收成也如寇盜之空利而不庸自足王  
民之用厚而無困本茲帝力之功蠢惟有生不能自  
恤役之所以奉其已利之然後知其佚仰有以供其  
祭祀俯足以寧其家室穀播其始化同幽俗之深壤  
擊而歌野有堯民之質俾爾晝出于塾俾爾宵索其  
絢無力役以奪其節無賦歛以爲之搔曾動作之敢  
息由醇醲之所陶驅於足用之原安而服業圖厥終  
身之養樂以忘勞大抵強民者難使從利衆者久益  
慕及克其口腹之欲由竭其手足之故汝業旣畢汝

居既固爲之一日之蟻怠心已忘優爾三時之農收  
功有素然則于于其處皞皞其趨俾常產之各得顧  
閑民之舉無治貴優游農者願耕耘於野俗相廉遜  
老而不負載於塗噫藏其用者其政神厚其本者其  
民愿化而不示其迹勞而不知其困斯道也養生送  
死無憾焉何有於怨

王道正則百川理賦

王道公正而百川理

江 沂

物格大順化由至公本一道以持正致百川而會通  
庶政修明端若承天之意衆流協應沛然行地之中  
嘗聞宰物之工提平在聖大而覆載者旣輔相以德

廣而融結者皆管攝以政故彼災祥繫乎邪正惟玉  
有歸往之義蓋在爲公而水存平準之稱遂皆得性  
何則明審刑罰持循紀綱亶聰明而作后一好惡以  
遵王執此之政兮堅若金石行此之令兮信如陰陽  
有猷有爲屏邪心於黨附或源或委暢柔德於靈長  
由是溫洛效珍榮河薦祉若江漢焉莫不歸其潤若  
畎澮焉莫不循其理民自絕於昏墊物大蒙於豐美  
坦周人之砥道率履大中協夏后之神功救寧涿水  
豈非德之隆者高深遠近而必及道之公者徧覆包  
含而不偏博旣通於化育幽遂遠於淵泉土廣堯仁

有既陂之九澤不殊幽暴無皆震之三川况夫中和  
 發於聖誠精稜六入於神造萬物之類尚率育而總  
 總五行之本宜分流而浩浩平康在治茲咸叙於彝  
 倫脉絡交通遂安行於故道向若所持悖繆所向阿  
 私或盛外家之寵或簡宗廟之儀害既作矣時將殆  
 而白馬沉而福益遠金堤塞而民已疲是以推什貽  
 譏蓋念沸騰之失漢臣建白重興涌溢之悲殊不知  
 水之為功物資其澤以之浸潤也其功倍以之灌溉  
 也其利百然而疏導則莫勝其勞壅塞則悉罹其厄  
 惟王道公正而不頗自然順適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汾陽征虜  
壓以至誠

秦觀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  
 四馬雄趨方傳呼而免胄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  
 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  
 因循之主金繯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  
 攘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群難破重圍  
 之虜子儀乃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  
 按轡以徐行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  
 尚臨於金革想可汗未厭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  
 盟彼何人斯忽去幢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

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旣孤則難拘常法遭  
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  
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  
鏌邪之銳而勢有太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  
驄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  
天地至大也以誠可聞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  
群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戢則將焚惟有明  
信乃成茂勲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僕固於焉  
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於狐狸  
神神災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爲鋒鏑之交下逮遺紀

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詭  
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  
向若怨結不解禍連未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枝  
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  
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顧創病以何長苻秦夸南伐  
之師坐投淝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  
擊刺者非爲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况德善  
之身積宜福祥之天畀故中書二十四考焉由此而  
致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十二

詩四言

皇雅十首

尹洙

天監受命也自梁至于周兵難不息宋受命統一萬方焉

天監下民亂靡有定甚武且仁祚厥真聖仁實懷徠武以執競匪虔匪劉拯我大命自昔外禪月經日營令以挾制政以陰傾帝初治兵志勤于征奄受神器匪謀而成淮潞弗虔卒汙叛迹戎輅戒嚴皇威有赫彼寇誑民吾勇其百殄厥渠魁貸其反側帝朝法宮

左右宗公伎夫悍士以雍以容爾居爾室爾工爾農  
既息既養惟天子功

天監四章章八句

西師征蜀也

主用西師岷梁弗賓匪曰負固實交晉人予訓予誓  
合我將臣正厥有罪無庸傷民矯矯虎士載摧其壁  
于嗟孟侯亦果其策迎師而降靡抗鋒鏑豈獨身謀  
完是宗國蜀都既平將臣失律此衆悍驕彼民危慄  
當塗叫呶合萬爲一匪懷則威帝心是恤帝曰將臣  
予嘉乃庸廢命毒民爾弗有終邦典用疑惟罪惟功  
靡殛而削協于厥中帝曰孟侯受封于楚淑旂瑯戈  
備物異數俾爾族姻及乃文武服在王庭靡不有序  
蜀民呼歌天子威靈保我者封暴我者刑匪功是和  
匪弱是陵天子惠民疇敢不承

西師六章章八句

耆武受俘也命將伐南海平金陵俘二王以獻  
耆武定功時惟二方淮服其義海南遂荒孰孱而齧  
孰暴而猖自底不諱乃終滅亡帝戒二俘同卽爾誅  
予惟民無辜休息是圖時其輯矣寧威獨夫帝嗟汗  
邦乂罹于兵或暴下以征或敷虐以刑予命典協

于國經民服德音室家以寧

耆武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憲古令守臣也削其附庸以強帝室焉

帝懷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守臣惟屏惟翰在昔艱難弗惠訓典跨都連城高牙以建有土有民肆乃征繕以息以容終焉叛換凡今帥臣柎厥見聞見匪革亂原曷清多難帝告庶邦式是典彝元侯顯父戚臣宗支正乃封圻予一人是毗凡曰附城罔爾俾之畜兵厚賦靡爾得私母凶而國作福作威天子有命疇敢不祇子孫承承唯萬世規

憲古二章章十六句

大鹵王師討晉罪也

冀州之疆粵惟大鹵俗忤而專地扼而固協比幽都蕩搖邊圉三垂旣夷兇威弗沮帝御六師百萬貔虎剪其附庸至于城下鋒鏑始交梯衝如舞蠢爾辱王請附降虜我士奮揚願究吾武皇帝曰吁念彼黎庶匪鯨匪鯢復爲王士晉郊旣平九區以寧陳功太廟告假威靈在昔武王于商觀兵惟我藝祖亦勤于征匪貸晉罪俟厥貫盈聖作聖繼巍巍相承皇矣二后功莫與京

太鹵二章一章二十二句一章十四句

帝籍修故典也躬耕以勸農焉

帝籍于郊典儀具陳務農以訓供祀以勤祀在于誠  
匪勤于人訓農以實匪訓以文帝謹二物乃躬乃親  
公侯卿士暨厥庶民千甸有制飭哉惟寅帝賚高年  
式宴且喜種種黃髮族丘而議我生艱難暴亂以繼  
耳徂金鼓目狎戎器皇其我圖親講農事有子有孫  
力田孝悌鼓舞至仁薰焉如醉

帝籍二章章十四句

庶工任賢也

帝咨庶工疇其輔子後又以登厥勞乃圖匪忘舊勲  
非賢勿俞巍巍衮台盛德以居任賢伊何昌言是庸  
勉告爾猷罔恤迺躬豈無猥辭拂于于衷予不爾疵  
爾無面從始時從官戎容揚揚今帝左右儒冠煌煌  
朝廷以尊文物典章得人之盛奕世重光

庶工三章章八句

帝制北方請盟也

帝制萬邦罔有弗賓蠻夷戎狄羈而勿臣威格三方  
稽顙獻珍單于革心願交使人帝謀公卿列侯庶校  
咸曰彼心暴戾陰狡既擾我疆復利吾寶無若勵兵

襲其還道皇曰有衆予實念茲戰無必勝矧其歸師  
借曰大獲疇能盡之益俾餘醜毒吾朔陸乃兪其盟  
北州以綏在漢世宗抗威比戎暴農笑商經用弗克  
中土震騷漢南始空降及後世猶稱厥功初穆聖考  
德無與偕匪勤于兵北人遂來逮三已遠俗以懷  
生民休息嗚呼仁哉

帝制五章四章八句一章十句

皇治恤刑也

帝仁于明刑在位者以寬恤爲治焉皇底其治欽哉  
惟刑在疑而宥罔察爲明愛怒弗肆孰爲重輕母一  
弗辜惟典之平前世理官倚法以刻匪彼爲仇蓋曰  
任職令之蔽獄務正其辟鑿于前人絜我仁德皇德  
在仁寢而成風公侯卿士靡不率從麇卯萌生成保  
厥終不鄙不夭樂哉融融

皇治三章章八句

太平封祀告成功也

噫太平無象兮世烏得而知維盛德可迹兮其封祀  
之儀東岱宗兮西汾脍禮上帝兮賓地祗皇有征兮  
吾民以嬉皇有祈兮吾民是私天敷佑兮俾皇之釐  
永世億寧兮無疆之基

太平一章章八句

定州閱古堂

富弼

天下十八道惟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軍就其中又析大名府定州真定府高陽關爲四路惟定州最要定爲一路治所實天下要重之最知是州者兼本路兵馬都部署居則治民出則治兵非夫文武才全聖傾于時者不能安疆場屏王室也然自國初已來專以武臣帥諸路慶曆七年其陵妖賊據城叛河北妖黨相搖以謀應卒驕將偃人心大震天子悟始議選儒臣帥四路以督諸將廼起知鄆州資政殿學士

給事中昌黎韓公帥真定以遏亂萌明年春賊誅人安旣而夏大雨河決商胡東北入于海河北災人復不寧流徙失業者四出咸不翅千里僵殍滿道天子恤然且虞他姦遂以公帥定定旣要重天下宿兵素多屬傷殘之後官民枵困征賦逃無幾而兵不少減兵襲舊幸歉益驕以悍公夙夜裁整以威以懷兵之驕不從令者捽其首惡斬以徇略爲條教餘怙怙就約不敢譁于室至有調發者遠而彌戢如公親臨已而招集逋亡四流爭還如啼孩奔父母惟恐其後至則克然各得其欲農無廢隴賦有餘粒不芴誅橫斂

而上下足堙漏補罅一固完固公旣擊疆梗之兵又育彫瘵之民左行斧鉞右哺飲食亂者畢治亡者畢存禮法政教向之人所不得聞者今漸濡酣飫無不貫徹自是邊人革其耳目新其肝腸優爲而樂從故人易治而功成速也又明年秋天子圖公之功詔加大學士公先嘗表其志幸終一年不願亟易也至天子抑騎召而使卽以授姑遂公請亦以慰斯人愛公之心也公惕寵處官雖無事未嘗輒自豫念兵與民之急宜無過者矧臨要重之路憂虞所繫凡是繼晷不可以無法迺擇取歷代賢守良將總若干人行事

創大屋以類相次繪于周壁榜之曰閱古堂蓋欲閱古之人所爲而爲之法也噫公雅文傑武自當視乎古侏豷天下方遲公入輔以致太平若其安疆場屏王室豈猶考古而後能哉實公冲然不自有其有而歸乎古人也其懸知來者不飾繪事而公是師也雖然蹋古蒐善惠人驚已公之意謂其至矣乎公郵問索詩因粗序所致之旨以誌其始而示于後詩曰朔方之兵勁于九土尤勁而要粵惟定武兵勁在馭用則羆虎失馭而勁驕不可舉曰保曰貝閉壁連阻武爵斯守束手就虜皇帝曰噫汝武曷取有救必革

以儒于撫公來師定始以威怒有兵悍橫一用于斧連營怛之膽栗腰偃旣懼而教如脯如乳以刺以射以鉦以鼓無一不若師師旅列城自刺靡不和附陰沴爲梗降此大雨大河破洩在河之滸民被黥墊田入污莽流離蕩析不得其所公慙曰吁予敢寧處廼大招來乃大保聚乃營帛粟寒衣饑茹民歸而安水下孰禦彊弱死生由公復慮曰義曰仁震肅春煦谷和蒸天天順以序公境獨稔爰麥爰黍公俗獨樂夫耕婦杼人雖曰康公亦奚豫謂此一方民與兵具務劇任重稽古人裕人皆謂公與古爲伍公文化民公武禦侮何思古人公不自許遂擇奇將繪于壁宇列其行事指掌可數前有古人在我門戶後有來者依我墻堵斯堂勿壞有堂有故堂之不存來者曷覩宏乎煥乎千載是矩

裕禮頌聖德

梅堯臣

溥哉孝享將事于寧文武卿士冠劔在庭奚俟帝齋風霰其零風霰不已鉤陳豹尾龍旂太常立列比比帝居路寢百辟就次至于穀旦漫漫翳翳帝入靈宮左撞黃鍾陞階置玉日氣曠鴻鴻鴻杲杲氛駁陰掃宿于太宮月星皓皓侍祠之臣鵠舉鷺振或捧其匝



或進其中輔相夾導俯僂鮮鱗圭瓚以陳登歌以均  
東向虛位發爵親親平明帝還紫宸序班望帝之顏  
穆穆閑閑簷步廊廊雪浮陽光大楹爛爛朱陛煌煌  
稱祝萬壽萬壽無疆却登寶輿以御端門揭鷄肆赦  
雷動乾坤于時都人于時婦女于時蠻夷異口同語  
天子萬年仁聖之主臣時執策與物咸覩敢播于詩  
庶聞九土

魏京

劉敞

上二十年治建北京以章明先帝巡狩之德以孝思  
于下于時野之處士或相與議曰蓋文王都豐武王  
都鎬豐鎬之間不能數百里文武之位不過侯伯而  
詩人乃以聖人之德天子之事歌之有如聖朝德位  
相侔述作相繼而無適駿烝哉之詩此乃處士之罪  
非公卿之過也乃考聲譔辭以繼大雅垂之無窮其  
文曰

皇作大都大都雄雄奄定北國四方來同皇曰卿士  
在昔聖考祗適文武維慈幼老天監在上既有明德  
乃命于下罔有不復匪允命之亦章慶之匪允服之  
亦保育之時維猥狃侮予之疆靡度靡虞跳呼以狂  
業業烝黎載震載驚侵魏及澶群心不寧帝奮厥武

百萬其士匪怒以棘于三十里如虎如貔如霆如雷  
靡有遠邇天子其來天子來止士增其喜孰偷其生  
以不奮興驅之渾渾攘之賁賁靡有斬張殲厥鯨鯢  
或獻其實或請其命帝振于旅維時既定屹屹魏土  
山河之固匪山河則固維上帝伊旣閱爾弓旣櫜爾  
矛獫狁臣之四方是休皇曰卿士聖孝之德允于孝  
思孝思維則爾眎于魏以作我都以赫厥靈俾後勿  
踰皇曰卿士維帝時功時亦維人維寇萊公爾敬爾  
止彌予于治期爾前人用迪爾事皇曰卿士維帝作  
武垂是萬年莫敢予侮泰山之封后土之禪予監若  
茲維天是眷翼翼魏土天子國之穆穆原廟聖人則  
之孰爲彊暴來覲來覲俾讐于威于忠是訓顯顯天  
子孝德自躬率是休烈覃之比戎河水東注昭哉禹  
績時萬斯年天子之德

古風

劉敞

子欲富矣何用爲富農不若工工不若賈子欲貴矣  
何用爲貴德不若名名不若勢粹兮純兮三五之人  
兮終窶且貧兮孰知其珍兮

閔雨

劉敞

臣伏見春首以來天久不雨曆官李用晦治大衍軌

華太醫趙從古治黃帝六氣咸以謂風旱歲惡然陛下焦心勞意側躬修德蕃樂損膳議獄宥過以迎導善氣爰及言事得罪者唐介杜樞之徒復特見甄序小大之臣莫不欣然人情悅則天氣和矣乃三月巳巳日入而雨至于庚午詩不云乎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以此見聖人之德與天相符言出而物應行發而神助雖水旱之占有常數者猶不能違之况其眇者乎竊觀詩書所載盛德之君至誠動天之速未有及陛下者也臣不勝鼓舞之至謹撰閔雨詩一首十三章章六句投進以聞

堪輿綱縵一晦一明或沉而毀或元而場自古以然世習爲常民生冥冥靡究靡知其幸而吉不幸而災猖狂妄行唯所遇之天命降監在我元聖兼覆慶裕四方既定維民之恤無所疵病伊年暮春旱久不雨人曰時哉曆有常數禹湯之賢莫能弗遇帝獨喟息是豈足言化育萬物若鎔以埏患在誠薄不能動天退而齋心淵默以居鍾鼓不抃宴游不娛左右肅然一懷瞿瞿䟽獄省刑與物更始內恕孔悲引咎在已爰及四海愚智咸喜追悟讜直褒進淹滯聲色無迕式序在位嬖習權近懾威屏氣已已乃雨若有鬼神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凄凄其風滄滄其雲自東阻西罄無不均匪震匪拔  
匪溢匪洩生我百穀區萌畢達以亭以食小大胥悅  
天子之德視雨之施肇自京師達于四裔無有蠻貊  
乎我君惠天子之政視雨之時養老長幼速哉熙熙  
更化易俗而民不知天子之慶視雨之積自天降康  
時萬時億眉壽無疆以靖四國

新田

王安石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維簡其  
賦緩其徭而不可以必留尚書北部郎中趙君尚寬  
之來問弊於民而知其故乃使推官張君恂以兵士  
興大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渠陂教民自  
爲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二年而淮之南  
湖之北操囊耜以率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  
之土不可賤取昔之菽粟者多化而爲稔環唐皆水  
矣唐獨得歲焉舩漕車輓負擔出于四境一日之間  
不可爲數而唐之私廩固有餘循吏之無稱於世久  
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爲作詩詩曰

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  
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慢我雜屋  
趙侯劬之作者不饑歲仍大熟飽及鷄鶩儻船與車

四鄙出穀今游者處昔止者流維昔牧我不如今侯  
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稅于水濱問我鰥寡侯其歸矣  
三歲于茲誰能止侯我往來之

潭州新學

王安石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興國吳公治潭州之明年正  
月改築廟學于城東南越五月告成孔子用幣潭人  
曰公爲善政以德我又不勩我而爲此學以嘉我士  
子誰能詩乎以誦我公於無窮皆辭不敢乃使來請  
詩曰

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振養矜寡  
衣之寒襦黔首鼓歌吏不求乃相廟序生師所廬  
上漏旁穿燥濕不除曰嘻遷哉迫阨卑污當其懷時  
適可以謀營地慮工伐榱桷楮徹故就新爲此渠渠  
潭人來止相語而喜我知視成無豫經始公升在堂  
從者如水公曰誨汝潭之士子古之讀書凡以爲已  
躬行孝悌由義而仕神聽汝助况於閭里無實而夸  
無聖自是雖大得意吾猶汝恥士下其手公言無尤  
請詩我歌以遠公休

明堂樂章二首

王安石

皇帝還大次憇安之曲

有奕明堂萬方時會宗子聖者作帝之配樂酌虞典  
禮從周制釐事既成於皇來暨

歆安之曲

穆穆在堂肅肅在庭於顯辟公來相思成神既歆止  
有聞惟馨錫我休嘉燕及群生

顏樂亭

為孔周翰作

程顥

天之生民是為一作惟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  
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其一作其生聖以道化

以學生

一作行

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

售止巷汙以榛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

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

出金巷治以闢井濼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

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付予度千載之上顏惟

一作為

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

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

其何可忘

何公橋

蘇軾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鷁在河順水而行

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

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沔彼濫觴蛙跳儵游溢而懷山

神禹所憂豈無一木休此大懷舞于盤渦水柝雷解  
坐使此邦畫爲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  
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  
公心如鐵非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  
如負其子疏爲玉虹隱爲金堤直欄橫檻百賈所栖  
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  
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  
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  
子孫不忘

觀棋

蘇軾

予素不解碁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  
寢獨聞碁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  
學然終不解也見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  
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爲厭也

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  
不逢一士誰與碁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  
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見近道  
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和陶淵明時運

蘇軾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

淵明時運詩云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余發也乃次其韻長子邁與予別三年矣挈携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屈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人伊何誰其裔苗下有碧潭可飲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嘯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欵我廬子孫世至笑語紛如剪髮垂髻覆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嘗覺余

和陶淵明勸農

蘇軾

予以紹聖元年十月到惠州四年五月再貶瓊州別駕傲睨之餘慨然有感黎蠻風俗之異乃和陶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

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失豈其真忿忿劫質尋戈相因欺謾莫訴曲自我人天旤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怪玆是植播厥薰木腐餘是穡貪夫汚吏鷹擊狼食豈無良田膻膻平陸獸蹤交蹄鳥喙諸穆驚麇朝射猛豨夜逐芋羹諸麋以飽耆宿聽我苦言其福永久唼爾鉏耜好爾隣偶斬艾蓬藿南東其畝



父兄搢挺以扶游手天不假易亦不汝匱春無遺勤  
秋有後冀雲舉雨決婦姑畢至我良孝愛祖跣何愧  
逸諺戲侮博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稻實  
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

江郊

蘇軾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數百步抵江少西有盤石小潭  
可以垂釣作江郊詩云  
江郊葱曩雲水蒨絢碕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  
布席間燕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  
優哉悠哉玩物之變

洞酌亭

蘇軾

瓊山郡東衆泉屬發然皆冽而不食丁丑歲六月軾  
南遷過瓊始得雙泉之井於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  
自是汲者常滿泉相去咫尺而異味庚辰歲六月十  
七日遷于合浦復過之太守承議郎陸公求泉上之  
亭名與詩名之曰洞酌其詩曰  
酌彼兩泉挹彼注茲一餅之中有澠有淄以淪以烹  
衆噦莫齊自江徂海浩然無私豈弟君子江海是儀  
既味我泉亦濟我詩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十三

詩

樂府歌行

雜言附

桃花犬歌呈修史錢侍郎

李至

宮中有犬桃花名絳繒圍頸懸金鈴先皇爲愛馴且  
異指顧之間知上意珠簾未卷扇未開桃花搖尾長  
生至夜靜不離香砌眠朝饑祇傍御牀餽彩雲路孰  
不勞牽瑤草風微有時吠無何軒后鑄鼎成忽遺弓  
劍棄寰瀛迢迢松闕伊川上遠逐龍輶十數程兩背  
漣漣似垂淚骨見毛寒頓憔悴萬人見者倍傷心微

物感思猶若是韓盧備獵何足嘉西旅克庭豈爲瑞  
聞君奉詔修實錄一字爲褒應不曲白魚赤鴈且勿  
書願君書此懸

江南春

寇準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  
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

西遊曲

錢易

花銷秋老白日短敗紅荒綠迷空館擬將清血洒昭  
陵幽谷蛇啼半山晚十年辭家勤獻書王孫不許延  
公車江頭祖廟祭無血重門生草寒離離我有黃金  
三尺劔姦骨餘痕古波艷佩入函關無故人玉握  
零七星暗

伐棘篇

路振

伐棘何所山之巔秋風騷颺棘子丹折根破抵堅且  
頑斲夫趨起汗污顏攢鋒束芒趨道還稭之森森繚  
長藩暮冬號風雪暗天漏寒不鳴守犬眠主人堂上  
多金錢東陵暴客來窺垣舉手觸鋒身隕顛千矛萬  
戟爭後先襟袖結裂不可揜蹠破指傷流血殷神離  
氣沮走踟躕數尺之墻弗復攀索頭醜奴搔河壩朔  
方屯師連七年木波馬領沙填填氣脉不絕如喉咽

官軍虎怒思吼軒強弩一發山河穿將不叶謀空卽  
安翫養小醜成兇顛推芻挽粟徒喧喧邊臣無心靜  
國艱爲余諷此伐棘篇

吳中曉寒曲

王琪

大澤穹天莽同色碧瓦閭門曉花白石岩左右斷行  
人洞庭一夜冰千尺曾持漢節單于壘北風如刀割  
人耳知憐凍足幸雙摧一生不向胡廷履憑誰贈我  
紫綺裘中吳風土清且柔令嚴氣正天地肅長歌白  
苧臨寒流玉蘭酒熟金醅溢大白連雲尚殊克書牕  
半掩晝始開幾日紅梅斷消息

清輝殿觀唐明皇山水石字歌

王琪

皇家四葉恢聖功天臨日燭清華戎漢條靜洽洽柔  
教老心稽古問神聰有唐英主稱好文仙毫灑落驅  
風雲壯哉山水有奇字煥乎入法存翠琅自從棄置  
咸陽道蘚駁煙滋委宮草天開神贊會休辰甄收再  
作皇居寶如何淪廢三百春迎逢睿鑒來紫宸奎鈞  
粲粲光華動群玉森森氣象新丹籞春妍瑞靄深文  
梁藻棟結芳材鴻翔鳳翥徑方文杯流泉涌蒙親臨  
鰈臣榮幸從金輿鈞婉魂驚拭目初多慙攬筆非清

藻唯慶千齡際帝圖

鴨鳩詞

效王建作

歐陽脩

龍樓鳳閣鬱崢嶸深宮不聞更漏聲紅紗蠟燭愁夜  
 短綠窓鴨鳩催天明一聲兩聲人漸起金井轆轤聞  
 汲水三聲四聲促嚴粧紅靴玉帶奉君王萬年枝軟  
 風露濕上下枝聞一作聲轉急南衙促仗三衙列九  
 門放鑰千官入重城禁籞瑣池臺此鳥飛從何處來  
 君不見潁河東岸村陂闊山禽野鳥常嘲啞田家惟  
 聽夏鷄聲鴨鳩西京村人謂之夏鷄夜夜墮頭耕曉月可憐此樂  
 獨吾知眷戀君恩今白髮

明妃曲

歐陽脩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  
 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盡工於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  
 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瀝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  
 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歐陽脩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截然屹立乎長江  
 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里兮洪濤巨浪日夕  
 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靜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

青蒼以掩靄下壓后土之鴻龐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語六月飛雪灑石缸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幼而言唬但見丹崖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鍾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癘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窓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玳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肆何由降志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紫石屏歌寄蘇子美

歐陽脩

月從海底來行上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千尺潭潭心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潔石瑩淨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耀分爲三清光萬古不磨滅天地至寶難藏緘天公呼雷公夜持巨斧墮巖巖墮此一片落千仞皎然寒鏡在玉奩蝦蟇白兔走天上空留桂影猶杉杉景山得之昔不得贈我意與千金兼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

室光出簷大哉天地間萬怪難悉談嗟予不度量每  
 事思窮探欲將兩耳目所及而與造化爭毫纖煌煌  
 三辰行日月尤尊嚴若令下與物為比去聲擾擾萬類  
 將誰瞻不然此石竟何物有口欲說嗟如鉗吾竒蘇  
 子胸羅列萬象中包含不惟胸寬膽亦大屢出言語  
 驚愚凡自吾得此石未見蘇子心懷慙不經老匠先  
 指汝有手誰敢施鑄鑱呼工盡石持寄似幸子留意  
 其無謙

山鳥

梅堯臣

婆餅焦兒不食爾父向何之爾母山頭化為石山頭  
 化石可祭何遂作微禽啼不息

送撫州通判袁世弼寺丞

梅堯臣

帆疏疏織綠蒲二十四幅輕江湖高秋逆水上天去  
 朝過瓜步暮濡須長風沙頭問鯉魚大孤山側鳴寒  
 鳥魚腹無書報家信憑鳥為到西山區西山松栢應  
 更好及取之官來拜掃

永叔月石硯屏歌

蘇舜欽

日月行上天照萬物根向之生榮背則死故為萬  
 物生死門東西兩交征晝夜不暫停胡為號山石留  
 此皎月痕常存桂樹散踈陰有若圖畫成永叔得之

不能曉作歌使我窮其源且疑月入此石中分此兩  
 曜三處明或云蟾一作兔 蛤好溪山逃遁出月不可關  
 浮波穴石恣所樂常娥孤坐初不覺玉栢夜無聲無  
 物來搗藥常娥驚推輪下天自尋捉遶地掀江路山  
 岳二物驚奔不復見留比玉輪之迹在青壁風雨不  
 可剝此說亦詭異予知未精確物有無情自相感不  
 間幽微與高邈老蚌吸月月降胎水犀望星星入角  
 彤霞爍石變靈砂白虹貫巖生美璞此乃西山石久  
 為月照著歲久光不減遂有團團月寒輝籠籠出輕  
 霧坐對不復嗟殘缺蝦蟇從汝惡嘴吻可能食此清  
 光沒玉川子若在見必喜不徹此雖石中時有靈光  
 發土怪山鬼不敢近照之僵仆肝腦裂有如君上明  
 下燭萬類無遁形光艷百世無虧盈

荒田行

劉敞

大農棄田避征徭小農挈家就兵籍良田茫茫少耕  
 者秋來雨止生荆棘縣官募兵有著令募兵如率官  
 有慶從今無復官勸農還逐魚鹽作亡命

桃源行

王安石

聖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  
 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



宋文鑑卷之三  
七  
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  
迷遠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  
料今爲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  
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

食黍行

王安石

周公兄弟相殺戮李斯父子夷三族富貴常多患禍  
嬰貧賤亦復難爲情自隨衣食南與北至親安能常  
在側謂言黍熟同一炊歛見隴上黃離離遊人中道  
勿不返從此食黍還心悲

杜甫畫像

王安石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毅  
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  
殊竟莫見何以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  
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  
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嘗願天子聖大臣各  
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  
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  
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

題燈

陳烈

富家一椀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椀燈父子相聚哭

風流太守知不知惟恨笙歌無妙曲

鞠歌行

張載

鞠歌明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尚寐日孜孜  
焉繼予乎厥修并行惻兮王收日曷賈不售兮阻德  
音其幽幽述空文以繼志兮庶感通乎來古摩昔爲  
之純英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  
年寥哉寂焉謂天實爲兮則吾豈敢惟審已兮乾乾

君子行

張載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憂患前  
公旦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懲孤偏  
維棟豈予思瓜李安足論

上書行

劉放

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五百萬此事夸者憂而非志  
士歎君不見下邳少年受書起幄中運籌制千里功  
成不受二萬戶拂衣歸從赤松子君不見計倪半策  
誅強吳鴟夷扁舟浮五湖三致千金不自擅至今籍  
籍宗陶朱大賢富貴不爲已心事邈與常人殊逢時  
致身如反乎雲烝龍變無時無君勿愛上書獻賦稱  
賢豪刺繡倚市相矜高丈夫昔曾笑徒勞商賈旦旦  
爭錐刀

茂陵徐生歌

劉放

茂陵徐生老且迂一心區區長信書拜章北闕三待  
報意欲霍氏安無虞那知世主心不同積惡未極難  
爲功徒薪曲突事不爾壯侯幾人當受封高岸爲谷  
丘淵移魯酒之薄邾鄆圍人生快已各以時舊意墜  
君君不思

熙州行

劉放

自胡請盟供貢職關西二紀剽兵革胡人歲來受金  
帛地雖國本胡不惜帝家將軍勇無敵謀如轉圜心  
匪席精誠動天天不隔鑿空借籌皆碩畫賈生屬國  
試五餌買臣朔方發十策偏師倏然盡西海一月三  
捷猶餘力百蠻解辦慕冠帶五郡掃地開城壁葱嶺  
陝隴蒲類深回笑秦并與禹績尚書論功易等差御  
史行封自明白武功勲爵十萬金徹侯印組丈二尺  
奮行過墾理自爾少從進熟來無極憶昔漢武開西  
域天下騷然苦征役哀痛輪臺置肥美割棄造陽損  
斗斛豈知洮河宜種稻此去涼州皆白麥女桑被野  
水泉甘吳兒力耕秦婦織行子雖爲萬里程屋人坐  
盈九年食熙州歡娛軍事息天王聖明丞相直

江南曲

沈括

新秋拂水無行跡  
夜夜隨潮過江北  
西風卷雨上半  
天渡口微涼含晚碧  
城頭鼓響月脚垂  
天際籠煙鎖  
山色高樓索莫臨  
長陌黃竹一聲無  
北客時平田苦  
少人耕唯有蘆花滿江白

織婦怨

文同

擲梭兩肘倦踏籜  
雙足趺三日不住織  
一疋纔可剪  
織處畏風日剪時  
審刀尺皆言邊幅好  
自愛經緯密  
昨朝持入庫何事  
監官怒大字彫印文  
濃和油墨汚  
父母抱歸舍拋下  
中門下相看各無語  
淚迸若傾瀉  
質錢解衣服買絲  
添上軸不敢輒下機  
連宵停火燭

當須了租賦豈暇  
恤襦袴前知寒切骨  
甘心扇許露  
里胥踞門限叫罵  
噴納晚安得織婦  
心變作監官眼

自君之出矣

文同

自君之出矣弔影  
度晨夕中門一步地  
未省有行迹  
閨闈足儀檢常恐  
犯繩尺欲寄錦字書  
知誰者云的

五原行

文同

雲蕭蕭草搖落風  
吹黃沙昏寂寞胡兒  
滿窟臥寒日  
卓旗繫馬人一匹  
夜來烽火連篝起  
銀鶻呼兵捷如  
鬼齊集弓刀上隴  
行犬謀狐嗥繞空  
壘羌人鈔暴爲  
常事見敵不爭收  
若雨自高聲勢敘  
邊功歲歲年年

皆一同將軍玩寇五原上朝廷不知但推賞

法惠寺橫翠閣

蘇軾

朝見吳山橫暮見吳山從吳山故多態轉側爲君容  
幽人起朱閣空洞更無物惟有千步岡東西作簾額  
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悲秋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  
錦更看橫翠憶峩眉彫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  
易老百年興衰更堪哀懸知草莽化池臺遊人尋我  
舊遊處但覓吳山橫處來

於潛僧綠筠軒

蘇軾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  
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傷人笑此言似高還似  
癡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河復

蘇軾

熙寧十年秋河決澶淵注鉅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  
皆絕流而齊楚大被其害彭門城下水二丈八尺七  
十餘日不退吏民疲於守禦十月十三日澶州大風  
終日旣止而河流一枝已復故道聞之喜甚庶幾可  
塞乎乃作河復詩歌之道路以致民怨而迎神休蓋  
守土者之志也

君不見西漢元光元封間河決瓠子二十年鉅野東

傾淮泗滿楚人恣食黃河鱸萬里沙回封禪罷初遣  
 越巫沈白馬河公未許人力窮薪芻萬計隨流下吾  
 君仁聖如帝堯百神受職河神驕帝遣風師下約束  
 北流夜起澶州橋東風吹凍收微綠神功不用淇園  
 竹楚人種麥滿河淤仰看浮槎棲古木

禽言二首

蘇軾

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溪邊布穀兒勸我脫破袴  
 不辭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土人為布穀為脫却破袴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君不見東海孝婦死作三  
 年乾不如廣漢龐姑去却還姑惡水鳥也俗云婦以姑虐死故其聲云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蘇軾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煙耶雲耶遠莫  
 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差崖蒼蒼暗絕谷中有  
 百道飛來泉檠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為平川川  
 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  
 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  
 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景徑欲往置二頃田君不看  
 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  
 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鷗伴水宿長松落雪驚  
 晝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

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蘇軾

我昔在田間但知羊與牛川平牛背穩如駕百斛舟舟行無人岸自移我坐讀書牛不知前有百尾羊聽我鞭聲如鼓鼙我鞭不妄發視其後者而鞭之澤中草木長草長病牛羊尋山跨坑谷騰趨筋骨強煙蓑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悔不長作多牛翁

鶴歎

蘇軾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顏色側睨余豈欲臆對如鵬乎我生如寄良琦孤三尺長頸閣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嗶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荔枝歎

蘇軾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候兵火催填坑赴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留千載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

觴酌伯游我願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爲膏肓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先取寵稱入貢今年闔品克官茶吾君所乏豈在此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近時亦進姚黃花

東方書生行

蘇轍

東方書生多愚魯閉門讀書口生土窓中白首抱遺經自信此書傳父祖碎雍新說從上公策除僕射酬元功太常弟子不知數日夜吟諷如寒蟲四方窺覘不能得一卷百金猶復惜康成穎達棄塵灰老聃瞿曇更出入舊書句句傳先師中途欲棄還自疑東隣

小兒識機會半年外舍無不知乘輕策肥正年少齒

踈唇腐真堪笑是非得失付它年眼前且買先騰踔

和謝定征南謠

黃庭堅

傳聞交州初陸梁東連五溪西氏羌軍行不斷蠻標看謀主皆收漢叛亡合浦譙門腥血沸晉興城下白骨荒謀臣異時坐致寇守臣今日隗包桑已遣戈船下灘水更分樓船浮豫章頗聞師出三鷓路盡是中屯六郡良漢南食麥如食玉湖南驅人如驅羊營平請穀三百萬祁連引兵九千里少府私錢不敢知大農計歲今餘幾土兵蕃馬貔虎同蝮虵毒草篁竹中



未論芻粟捐金費直思瘴癘連營空我思荊州李太守欲募蠻夷今自攻至今民歌尹殺我州郡擇人誠見功張喬祝良不難得誰借前箸開天聰詔書哀痛言語切爲民一洗橫尸血摧鋒陷堅賞萬戶墜山堙谷窮三穴南平舊時頗臣順欲獻封疆請旄節廟謀猶計病中原豈知一朝更屠滅天道從來不爭勝功臣好爲可喜說交州鷄肋安足貪漢開九郡勞臣監呂喜不肯佩銀印徵側持戈敵百男君不見往年瀕海未郡縣趙佗閉關罷朝獻老翁竊帝聊自娛白頭抱孫思事漢孝文親遣勞苦書稽首請去黃屋車得一忘十終不忍太宗之仁千古無

以團茶洮州綠石研贈無咎文潛

黃庭堅

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生自我得二士意氣傾九州道山延閣委竹帛清都太微墜冕旒貝宮胎寒美明月天網下罩一日收此地要須無不有紫皇放問富春秋晁無咎贈君越侯所貢蒼玉璧可烹玉麈試春色澆君胸中過秦論斟酌古今來活國張文潛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漪能淬筆鋒利如錐請書元祐開皇極第八思齊訪落詩

贈送張叔和

黃庭堅

張侯溫如鄒子律能令隱谷黍生春有齊先君之孝  
女十年擇對無可人箕箒掃公堂  
家風孝友故  
相親廟中時薦南澗蘋兒女衣袴得補紉兩家俱爲  
白頭計察公與人意甚真吏能束縛老姦手要使鰥  
寡無顰呻但回此光還照已平生倦學皆日新我提  
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  
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  
地直我肱三折得此醫自覺兩踵生光輝團蒲日靜  
鳥吟時鑪薰一炷試觀之

平南謠

楊蟠

海南山似刀溪惡如發弩溪山毒煙中人骨水有蛟  
唇陸豺虎蠻人僞賊行苦飛縱火劫民殺官府溪中  
之水漲赤血山頭積屍變成土經年鬪戰兵已窮磔  
將屠城不可數官家發軍救死國萬里歡喜得時雨  
誅擒凶黨功德高海水一清奏歌舞山非無險水非  
無阻有地不城城亦不武將民赤肉致戈戟口不能  
言心自苦

打麥

張舜民

打麥打麥彭彭魄魄聲在山南應山北五月太陽出

東北才離海嶠麥尚青轉到天心麥已熟鵲且催人  
夜不眠竹鷄呼雨雲如墨大婦腰鎌出小婦具筐逐  
上壠先將青下壠已成束田家以苦乃爲樂敢憚頭  
枯面焦黑貴人薦廟已嘗新酒醴雍容會所親曲終  
厭飫勞僮僕豈信田家未入唇盡將精好輸公賦次  
把斗升求市人麥秋正急又秧禾豐歲自少凶歲多  
田家辛苦可奈何將此打麥詞兼作插禾歌

勿去草

楊傑

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君不見長安公卿  
家公卿盛時客如麻公卿去後門無車唯有芳草年  
年加又不見千里萬里江湖濱觸目凄凄無故人唯  
有芳草隨車輪一日還舊居門前草先除草於主人  
實無負主人於草宜何如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  
俗浮薄

妾薄命

陳師道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  
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妍  
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古墨行

陳師道

晁無斃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

見李累不爲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  
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  
士有之與此爲二矣嗟乎世不乏奇乏識者耳敬爲  
長句率無數同作

秦郎百好俱第一墨丸如漆姿如石巧作松身與鏡  
面借美於外非良質潘翁拜跪摩老眼一生再見三  
歎息了知至鑒無遁形王家舊物秦家得君今所有  
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黃金白壁孰不有古錦句  
囊聊可敵睿思殿裏春夜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  
細字答邊臣萬里風塵入長笺初聞橋山送弓劍寧  
知玉盃人間見夜光炎炎衝斗牛會有太史占星變  
人生尤物不必有時一過自驚老醜念子何忍遽磨  
研少待須臾圖不朽明窓淨几風日暖有愁萬斛才  
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玉堂揮翰手